# 家教艳事

     刚上大学那阵儿，看着身边的同学都忙着做家教赚外快，有点心痒。虽然老爸的钱足够我挥洒，可琢磨这自小被老师压迫得服服帖帖，如今有机会去压迫压迫别人倒也不赖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就跟着同学到家教中介所开始了自己的家教之旅，那时根本不曾想到会有以后那么奇妙的遭遇。

开始的家教经历只能用狗屎来形容：本想好好经营一下自己的家教处女秀，心想一全面辅导初三学生的活儿，必然是难不倒我这个天之骄子的。自信满满摸到学生家里，摆出一副满腹经纶的样子，闭着眼说：「不会地尽管拿来！」「嗯！老师，现在学校布置的物理题根本没劲，一眼就知道结果，你能不能帮我看下这些。」说着，这厮抽出本奥赛书摆我面前。

我开始凝视着题目发呆，窗外，一只乌鸦飞过，没有言语，窗外两只乌鸦飞过，还是没有言语，待第三只飞过，我觉得冷汗出来了：「嗯…这个，这个题目有些问题，老师抄回去再研究……我们还是先看英语吧！」不能不佩服自己的足智多谋，占着自己比丫多吃过几年饭，在词汇量上还是遥遥领先，于是死命揪着他做阅读，根本不再给发问的机会。

两小时后，走出他家门，行将虚脱，全身都是虚汗，只两小时，连我都已看出那孩子绝对一神童，将来保送北大清华的料，还请什么家教啊？一边庆幸自己颜面尚未大丢，一边大骂这厮父母有病，怀疑他们是否借请家教羞辱当今中国教育，提高自家孩子的自信……

决意不能自取其辱，一个电话炒了神童，没几天换了份新差事。有了上次的教训，这回识趣的降低标准，去训导一个小学五年级生的数学。不想更加郁闷，那小子肥头大耳，油水把大脑浸得腐烂，一个公式讲上两小时，隔五分钟问，便特茫然无辜地与我面面相觑，真他妈的想狠狠煽上他两巴掌。

「自作贱，不可活」，我想再怎么的也不能侮辱自己的智商啊，没几天，又炒了猪头，并且发誓从此不再踏上家教这条道。

一晃眼，两年过去了，有段恰逢感情空窗，突然兴之所致，想起该再做回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，便轻车熟路杀到中介所，查阅信息时发现有个高二女生找人教英语，竟然不限男女！

这家长似乎总觉得，让一异性教自己的女儿等同于开门揖色狼，通常会附注只要女生，能这样捕捉到像这个男女不限教ＭＭ的机会实在不易，我立马让柜台小姐给我联系这家，接电话的是个男人，声音很浑厚，问了我点简单情况，便爽快地让我从周末开始。

出了中介所，我暗想不妙，天下哪会掉馅饼，这必然是只大恐龙，父母愁她嫁不出去，便用家教来吊女婿，搞不好我一去便被监禁，然后生米煮熟饭，再拿各种手段威胁我负责，从此过上俊男与恐龙相依为命的日子……当时怎么就没想到这一节！真是急色冲昏了头脑。

后来几天，只好用各种崇高的念头安抚自己：我是去传播人类的智慧和知识的，长相并不重要，愈丑陋愈体现出我之纯洁博大，神爱世人，阿门……周末，准时摸索到了地方，一个鸟语花香环境怡人的高级住宅小区，按响门铃，不想开门的是个少妇，大约三十出头的样子，虽然是随意的家居便装，但那玲珑曲线却一览无遗，浑身散发着成熟女性的魅力，再看她那几近完美的脸，绝对的极品艳妇啊！

更为致命的是，她之美没有半点风骚和轻薄，而是透露着知性，端庄而不可侵犯。我以前也和老爸出入各种高级社交场合，算得上阅美女无数，却不曾印象有哪个能有这等气质……

「是家教的学生吧？进来吧。」她把我迎进屋，语调姿态是那样的热情亲切又无半点过火。我眼里只关注着她，脑中一片空白，不知怎的就已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。

「哈哈，来了是吧？」伴随着爽朗的笑声，从房里走出个中年男子，身材魁梧，戴着方框眼镜，手中居然拿着烟斗。他给人的印象实在太好，没猜错必是个知识渊博的学者，智慧风趣。我又环视了一下家中的装潢，并不张扬富贵，但却古色古香，颇为考究。

「老天还有点眷顾我，就算是只恐龙，这不赖的环境也算是个补偿。每次还能多瞧瞧那美妇……她是谁呢？依相貌绝不该是个高二女生的母亲。这男子必是那天和我通话的人，看这样子，确该是恐龙他爸。」几番寒暄，印证了我的不少猜测。男人是女生的父亲，美院的教授，得知这一信息，我的心情愈发沉重，因为据我的经验，教授的女儿通常极丑陋。那美妇却正是女生的母亲，我边点头喊阿姨好，心里边琢磨，那也该是后母吧？教授飞黄腾达了，抛弃丑陋的发妻，另结新欢，自己快乐滋润，把前妻留下的恐龙女儿教到我手里，让我受罪，多么合理的情节啊……「你稍微做下，我家雪儿跑步去了，马上就回来。」美妇笑着，递我一杯清茶。

「唉，必是只重量级的恐龙，要不没事跑步干嘛，我怎么这么悲惨啊……美妇啊美妇，你赶紧生个自个儿的女儿，长大了让我来教吧。」我是边喝茶边苦笑啊。

教授特别积极地与我攀谈，眼看就要被他问到识破我不学无术败絮其内的本质时，雪儿回来了。

「我的妈呀！」那一刻我恨不得吻遍所有的观音菩萨。

雪儿大约有１米７高，骨架却不大，身材修长，皮肤白腻得宛如杏仁豆腐。

脸很俊俏，有一双非常动人的大眼睛，留着齐耳的学生发。因为是去锻炼的缘故吧，她穿着件浅绿色的运动背心，下身是清一色纯白的网球裙，短袜和跑鞋。

这身打扮，把雪儿那比例完美的精巧的手臂与腿衬托得淋漓尽致。

「回来拉，见过老师吧。」教授看着女儿，眼里满是疼爱和骄傲，仿佛看着件自己手下杰出的艺术品。

「啊，老师好。」她走到我面前有点羞涩地微微点了头。那一刻，我的心情真是愉悦极了。与她身型相似的梁咏琪、孙燕姿却少了雪儿这豆蔻年华的青涩。

我是人所公认的大色狼，下体那活儿见着个象样的女人就抬头，但见着雪儿，却没有半点欲念，她仿佛把我带回了自己还依稀单纯清澈的日子。

「我这女儿啊，真的很听话，学习也用功，可惜天分不是太好，可就拜托你这小老师喽。」教授笑眯眯地看着我，吐出几个烟圈。

「好啦，那你们进屋就开始吧，我们不打扰了。」美妇看雪儿换好了衣服，就把我引到雪儿的房间，让我和雪儿坐在书桌前，便关门出去了。这美妇真好，我就看不惯那些讲课还不放心地要陪在边上的，嗯哼，主要是因为那很容易暴露我低劣的水平……

「哎，你听音乐啊？莫扎特的？」我看到桌旁的一张ＣＤ。

「嗯，我很喜欢他。」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听到雪儿的声音，那甜美的声音就像一股蜜直入心田。

第一次教课异常成功，我得意地仿佛腾云驾雾般回了学校。

虽然我实际水平有点寒碜，但对于音乐、文学还是颇有心得，与雪儿在教课之余总能找到些共同话题拉近距离，不知不觉间愉快地打发时间。不得不感慨书香门第的熏陶，雪儿的艺术品位和鉴赏力时常让我为之一亮。教授与美妇通常会热情地把我留下，吃上顿丰盛而温馨的午餐。于是每周日成了我的盛大节日，这样的日子，很快就过去了有大半年。

我和雪儿不仅是师生，也成了朋友，时不时地会发上些短信。但这关系又特别地简单单纯，因为雪儿本身就是个单纯的人，由于身在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她没有这个年龄所常会的叛逆，而始终保持着恬静的乖顺，她对自己的身材相貌也并不注重，从来不施粉黛，但那种清水出芙蓉的美更可以打动每一个人。

一段时间来，给雪儿上课她总是心不在焉的，短短的两小时内也会有不少的短信，她虽然不回，但却爱看着屏幕痴痴地笑。

我猜想她是恋爱了，当然这样的问题我是不会问她的，虽然算是朋友了，毕竟我们的生活隔得很远，只不过一周一见，所谈的大都还是英文学习。我也从来没有对雪儿产生什么其他的念头，因为教授和美妇待我特别的好，而雪儿又那么地单纯可爱，我已经把他们看做了自己的家人，而雪儿就像自己的一个妹妹。

「老师，我不开心，我是不是很丑？」一天晚上，我突然收到雪儿这样一条突兀的短信，当我正寻思着该怎么回她时，她又很快跟了条：「没事了，老师晚安（被回了）：）」，我愣了一愣，也只就放下手机作罢。

周日到她家，只有雪儿一个人，教授和美妇出外写生去了要晚上才能回来。

我还是照例教她英文，说着说着，突然发现雪儿的眼睛红了。

「那天晚上怎么拉？」我停下问她。

「没……事。」雪儿被我一问更触动了感情，竟伏在桌上哭了起来。

「怎么……怎么拉？来，和老师说说。」我是最见不得女生哭的，更何况是雪儿，真有一种心疼的感觉。

雪儿边抽噎边断断续续说着，我听了个大概明白：果然是一个隔壁班的男生死命追雪儿，雪儿起初不同意，后来也渐渐被打动，和他在一起，但没有多久，那男生就甩了雪儿，第二天便和雪儿的一个朋友在一起称是情侣了。

我摇摇头，心想这真是学生时代的过家家嘛，雪儿的初恋居然就这样被人伤到了。雪儿越哭越伤心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得把手搭在她的抽搐的肩上，把嘴凑到她伏着的耳边，说些无谓的安慰的话。我的身体第一次与雪儿凑得那么近，下体迅速起了反应，雪儿身上处女的清香一阵阵扑鼻而来，让我陶醉，我巴不得能这样一直下去。

安慰人总是这样，也不知道是因为我说了啥，还是雪儿自己想开了，她抬起头破涕为笑，看着我说：「老师，你真好。」然后把头稍稍靠在了我肩上。

我顺着摸了摸她的脑袋，在她额上亲亲吻了一下。五六秒之后，雪儿像突然醒过来似的推开我的肩，脸上布满了红晕，呆呆地看着我，我也不能反映怎么自己就突然做出了这么亲昵的举动，也呆滞了。

整个房间特别地安静，雪儿想低下头躲避尴尬，可她的目光却在刚低一半的时候停留住了，脸欲发的通红。

我有些奇怪，顺着雪儿的目光，我明白原因了……原来，我的下体正支着高高的。这下我更加尴尬了，真是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两人就这样僵着，过了很久很久……

「老师，让我帮你吧。」雪儿咬了咬嘴唇，仿佛做了什么决定，说着竟跪到了我的面前，伸出她修长的玉指摸在了我的裆部。

我的脑子已经完全空白，呼吸急促，大脑缺氧。

雪儿在等待了一会，见我什么动静没有，很娇羞而着急地发出蚊蚋大小的声音：「脱啊。」

我竟机械般地顺着雪儿的指令脱下了裤子，鸡巴傲然地跃了出来。

雪儿静静地看了一会，什么也没有再说，把双手轻轻压在我的大腿内侧，嘴唇便向鸡巴迎了上去。

天哪，雪儿竟要给我口交！

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鸡巴已经陷入了雪儿温暖的口腔。我看了看窗外，午后三点，一切都寂静无声，强烈的阳光把房间照得明亮，再低头，只见雪儿的绣发在我两腿间不断起伏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

雪儿并没有什么技巧，只是一味地吐出、含入、吐出、含入，而我的鸡巴充血得厉害，异常膨胀，却丧失了感觉。雪儿做了很长的时间，白皙的脖颈上有了微微的汗珠，速度也渐渐慢了下来。这时我才缓过了神，心疼地把手指插入她的秀发，开始轻轻地摸着。

得到这一信息的雪儿又开始加速，「啊！」一刻，我的鸡巴在雪儿嘴里开始迅猛地抖动，一股股精液喷薄而出，雪儿似乎想把头移开，但被我紧紧地压住，我听到了雪儿难受的鼻息。

终于停止了，我知道很多，因为我已经很久没做了。这时雪儿跪着抬起头，水汪汪的大眼看着我，白净的脸已经红透了在阳光下仿佛透明了一般，她的嘴是含着的，嘴角还挂了几丝我的精液，这张天使的面孔此刻格外淫靡。

雪儿似乎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口中的液体，用眼睛询问着我，我不知从何而来的冲动，一把拉起了雪儿。雪儿被这一快速的动作吓到，轻叫一声，口中的精液正要留了下来，我便将嘴贴了上去，将舌头探入雪儿的口腔，紧紧搂住雪儿的细腰，开始疯狂地接吻，直到精液与唾液融为一体流入我和雪儿的身体……

    【完】